

金鄉縣志卷八

名宦

重外吏自漢始蓋天子念屬親民慎選守令不惜優其爵賞是以龔黃著績召杜流聲厥後循良代興不乏要之功德及人者感愈久而愈深焄蒿如見義固難忘俎豆所登無慚畏壘焉爾志名宦

漢

張敞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也祖父孺為上谷太守徙茂陵敞父福事孝武帝官至光祿大夫敞後隨宣帝徙杜陵敞本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察廉

金鄉縣志

卷八

名宦

一

為甘泉倉長稍遷太僕丞杜延年甚竒之會昌邑王徵卽位動作不由法度敞上書諫曰孝昭皇帝蚤崩無嗣大臣憂懼選聖賢承宗廟東迎之日惟恐屬車之行遲今天子以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國輔大臣未褒而昌邑輩先遷此過之大者也後十餘日王賀廢敞以切諫顯名擢為豫州刺史以數上事有忠言宣帝徵敞為大中大夫與于定國並平尚書事以正違忤大將軍霍光而使主兵車出軍省減用度復出為函谷關都尉宣帝初即位廢王賀在昌邑上心憚之

徙敞為山陽太守久之大將軍霍光薨宣帝始親政事封光兄孫山雲皆為列侯以光子禹為大司馬頃之山雲以過歸第霍氏諸壻親屬頗出補吏敞聞之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酬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鄉最甚乃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朏日蝕晝冥宵光地大震

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妖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顓政貴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為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

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以廣 白發其端  
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  
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  
國薦淮陰累歲迺得通况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  
事指哉唯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徵也久之  
渤海膠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自請治之曰臣聞忠  
孝之道退家則盡心於親進宦則竭力於君夫小  
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况於明天子乎今陛  
下遊意於太平勞精於政事亶亶不舍晝夜羣臣  
有司宜各竭力致身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

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他課諸事亦  
畧如此臣敞愚駑既無以佐思慮久處閒郡身逸  
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渤海左右  
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至攻官等篡囚徒搜市朝  
劫列侯吏失綱紀姦軌不禁臣敞不敢愛身避死  
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  
事即有業所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以興之狀  
書奏天子徵敞拜膠東相賜黃金三十斤敞辭之  
官自謂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  
功效者願得一切比三輔尤異夫子許之敞到

東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  
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傅  
相捕斬吏民翕然國中遂平居頃之王太后數出  
游獵敞奏書諫曰臣聞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為之  
不聽鄭衛之樂楚嚴好田獵樊姬為之不食鳥獸  
之肉口非惡旨甘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  
嗜欲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  
乘輜駟下堂則從傅母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  
綢繆此言尊貴所以自斂制不從恣之義也今太  
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

縱欲為名於以上聞亦未宜也唯觀覽於往古全  
行乎來今令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臣  
敞幸甚書奏太后止不復出是時潁川太守黃霸  
以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霸視事數月不稱罷歸  
潁川於是制詔御史其以膠東相敞守京兆尹自  
趙廣漢誅後比更守尹如霸等數人皆不稱職京  
師寤廢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敞敞  
以為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  
人居皆温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為長者敞皆召見  
責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

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為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汙其衣裾吏坐里閭閱出者汙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天子嘉之敞為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時越法縱舍有足大者其治京兆畧循趙廣漢之迹方畧耳目發伏禁姦不如廣漢然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純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竟免於刑戮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輔尤為

劇郡國二千石以高第入守及為真久者不過三二年近者數月一歲輒毀失名以罪過罷唯廣漢及敞為久任職敞為京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然敞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史驅自以便面拊馬又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臚有司以奏敞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然終不得大位敞與蕭望之于定國相善始敞與定國俱以諫昌邑王超遷定國為大夫平尚書事敞出為刺史時望之為大

行丞後望之先至御史大夫定國後至丞相敞終  
不過郡守為京兆九歲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後  
惲坐大逆誅公卿奏惲黨友不宜處位等比皆免  
而敞奏獨寢不下敞使賊捕掾絮舜有所案驗舜  
以敞劾奏當免不肯為敞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諫  
舜舜曰吾為是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  
復案事敞聞舜語即部吏收舜繫獄是時冬月未  
盡數日案事吏晝夜驗治舜竟致其死事舜當出  
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  
已盡延命乎乃棄舜市會立春行冤獄使者出舜

家載尸并編敞教自言使者使者奏敞賊殺不辜  
天子薄其罪欲令敞得自便利即先下敞前坐楊  
惲不宜處位奏免為庶人敞免奏既下詣闕上印  
綬便從闕下亡命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枹鼓數起  
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效使使者即家  
在所召敞敞身被重劾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  
惶懼而敞獨笑曰吾身亡命為民郡吏當就捕今  
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即裝隨使者詣公車上  
書曰臣前幸得備位列卿待罪京兆生殺賊捕掾  
絮舜舜本臣敞素所厚吏數蒙恩貸以臣有章劾

當免受記考事便歸臥家謂臣五日京兆背恩  
義傷化薄俗臣竊以舜無狀枉法以誅之臣敞賊  
殺無辜鞠獄故不直雖伏明法死無所恨天子引  
見敞拜為冀州刺史敞起亡命復奉使冀州既到  
部而廣川王國羣輩不道賊連發不得敞以耳目  
發起賊主名區處誅其渠帥廣川王姬昆弟及王  
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為之囊橐吏逐捕窮窘蹤  
迹皆入王宮敞自將郡國吏車數百兩圍守王宮  
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後重轅中敞傅吏皆捕格斷  
頭縣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州王天子不忍致

法削其戶敞居部歲餘冀州盜賊禁止守太原太  
守滿歲為真太原郡居頃之宣帝崩元帝初卽位  
待詔鄭朋薦敞先帝名臣宜傅輔皇太子上以問  
前將軍蕭望之望之以為敞能吏任治煩亂材輕  
非師傅之器天子使使者徵敞欲以為左馮翊會  
病卒敞所誅殺太原吏吏家怨敞隨至杜陵刺殺  
敞中子璜敞三子官皆至都尉初敞為京兆尹而  
敞弟武拜為梁相是時梁王驕貴民多豪強號為  
難治敞問武欲何以治梁武敬憚兄謙不肯言敞  
使吏送至關戒吏自問武武應曰馭黠馬者利其

銜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敝且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文武意欲以刑法治梁吏還道之敞笑曰審如掾言武必辯治梁矣武既到官其治有迹亦能吏也敞孫竦王莽時至郡守封侯博學文雅過於敞然政事不及也竦死敞無後

秦彭字伯平扶風茂陵人也自漢興之後世位相承六世祖襲為潁川太守與羣從同時為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輔號曰萬石秦氏彭同產女弟顯宗時入掖庭為貴人有寵永平七年以彭貴人兄隨

四姓小侯擢為開陽城門侯十五年拜騎都尉副駙馬都尉耿秉北征匈奴建初元年遷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輒修升降揖讓之儀乃為人設四誠以定六親長幼之禮有遵奉教化者擢為鄉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勸勉之吏有過咎罷遣而已不加耻辱百姓懷愛莫有欺犯興起稻田數千頃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於是姦吏無所容詐彭乃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制詔書以其所立條式班令三府並下州郡



在職六年轉潁川太守仍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集其郡境肅宗巡行再幸潁川輒賞賜錢穀恩寵甚異章和二年卒彭弟惇襲並為射聲校尉

宋

石延年字曼卿先世幽州人晉以幽州遺契丹其祖舉族南走家于宋城延年為人跌宕任氣節讀書通大畧為文勁健於詩最工而善書累舉進士不中真宗錄二舉進士以為三班奉職延年耻不就張知白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耶延年不得已就命後以右班殿直改太常寺太祝知金鄉縣

金鄉縣志

卷八

名宦

九

有治名用薦者通判乾寧軍徙永靜軍為大理評事館閣校勘歷光祿大理寺丞上書章獻太后請還政天子太后崩范諷欲引延年延年力止之後諷敗延年坐與諷善落職通判海州久之為秘閣校理遷太子中允同判登聞鼓院嘗上言天下不識戰三十餘年請為二邊之備不報及元昊反始思其言召見少用其說命往河東籍鄉兵凡得十數萬時邊將遂欲以扞賊延年笑曰徒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既不暇教宜募其敢行者則人人

皆勝兵也又嘗請募人使吮廝囉及囹鵲舉兵攻元昊帝嘉納之延年喜劇飲嘗與劉潛造王氏酒樓對飲終日不交一言王氏怪其飲多以為非常人益舉美酒肴果二人飲啖自若至夕無酒色相揖而去明日都下傳王氏酒樓有二仙來飲已乃知劉石也延年雖酣放若不可撓以世務然與人論天下事是非無不當初與天章閣待制吳遵路同使河東及卒遵路言於朝廷特官其一子

徐處仁字擇之應天府穀熟縣人中進士甲科為永州東安縣令蠻人叛處仁入峒開示恩信蠻感

泣誓不復反知濟州金鄉縣以薦者召見徽宗問京東歲事處仁以旱蝗對問邑有賊盜乎曰有之上謂處仁不欺除宗正寺丞太常博士時初置筭學議所祖或以孔子贊易知數處仁言仲尼之道無所不備非專門比黃帝迎日推策數之始也祖黃帝為宜擢監察御史遷殿中右正言給事中攝開封府裁決如流囚繫常空進戶部尚書繼拜中大夫尚書右丞丁母憂免喪以資政殿學士知青州徙知永興軍童貫使陝西欲平物價處仁議不合曰此令一傳則商賈弗行而積藏者弗出名為

平價適以增之轉運使阿貫意劾其格德音倡異論侵辱使者詔處仁赴闕尋改知河陽落職知蘄州久之以顯謨閣直學士知潁昌府民得罪宮掖者雖赦不原處仁為奏上童貫乘是擠之奪職提舉鴻慶宮復延康殿學士知汝州再奉鴻慶祠知徐州召為醴泉觀使徽宗訪以天下事處仁對曰天下大勢在兵與民今水旱之餘賦役繁重公私凋弊兵民皆困不及今謀之後將有不勝圖者上曰非卿不聞此言明日除侍讀進讀罷理前語處仁言昔周以冢宰制國用於歲之杪宜會朝廷

一歲財用之數量入為出節浮費罷橫斂百姓既足軍儲必豐上稱善詔置裕民局討論振兵裕民之法蔡京不悅言者謂今設局曰裕民豈平日為不裕民哉乃罷局出處仁知揚州未幾以疾奉祠歸南都方臘為亂處仁亟見留守薛昂為畫守戰之策因語昂曰睢陽蔽遮江淮乃國家受命之地脫有非常吾助君死守語聞於朝起為應天尹河北盜起徙大名尹前尹王革慘而怯盜無輕重悉抵死小有驚輒閉城以兵自衛處仁至即大開城門徹牙內甲兵人情遂安徽宗賜手詔曰金人雖

約和然狼子野心易扇以變有當行事以聞處仁上備邊御戎十策進觀文殿學士召為寶錄宮使特陞大學士舊制大觀文非宰相不除前二府得除自處仁始欽宗即位金人犯京師處仁儲糧列備合統兵萬人勤王奏乞下詔親征以張國威奏至朝廷適下親征詔書以李綱為行營使即移書綱言備禦方畧金人請和而歸處仁奏宜伏兵濬滑擊其半濟乃可成功召為中書侍郎入見欽宗問割二鎮處仁言國不競亦陵且定武陛下之藩不當棄與吳敏議合敏薦處仁可相拜太宰兼

門下侍郎童貫部勝捷軍衛徽宗東巡貫既貶軍士有惡言徽宗將還都人洵懼或請為備處仁曰陛下仁孝思奉晨昏屬車西還天下大慶宜郊迎稱賀軍士妄言臣請身任之乃以處仁為扈駕禮儀使統禁旅從出郊迎二聖還宮部伍肅然初處仁為右丞言六曹長貳皆異時執政之選而部中事一無所可否悉稟命朝廷夫人才力不容頓異豈有前不能決一職而後可共政者乎乞詔自今尚書侍郎不得輒以事諉上有條以條決之有例以例決之無條例者酌情裁決不能決乃申尚書

省會處仁以憂去不果行及當國卒奏行之聶山  
為戶部尚書兼開封尹庫有美珠山密語寧德宦  
者用特旨取之處仁奏陛下鑒近患事必由三省  
今以珠為道君太上皇后壽誠細故且美事然此  
端一開則前日應奉之徒復縱臣為陛下惜之乃  
抵主蔽吏罪處仁言論初與吳敏李綱合尋亦有  
異議嘗與敏爭事擲筆中敏面鼻額為黑唐恪耿  
南仲聶山欲排去二人而代之位諷言者論之與  
敏俱罷處仁以觀文殿大學士為中太一宮使尋  
知東平府提舉崇福宮高宗卽位起為大名尹北

金鄉縣志

卷八

名宦

十二

道都總管卒於郡處仁在宣和間數請寬民力以  
弭盜賊尹大名以剛廉稱及為首相無大建明方  
進言以金人出境社稷再安皆由聖德儉勤致有  
天人之助种師道請合諸道兵屯河陽諸州為防  
秋計處仁謂金人豈能復來不宜先自擾以示弱  
南都受圍時處仁在圍城中都人指為奸細殺其  
長子庚幼子度吏部侍郎

金

聶天祐大定九年任勸課農桑修理學校縣務悉  
心殫舉雅有循良之風去任民生祠祀之

元

成野賢晉臺人為縣令每暇匹馬一僕循行郊陌  
勸課農桑刑清事簡民安其業去任民為立碑  
楊循禮彰德人為城武簿綽有政聲復主金鄉簿  
到任五日起倉部糧里正蔡秀等當賠納逋租三  
百餘石公力為申請除免春蝗生北境公齋沐罪  
已禱於神祠忽有鳥從北菽天而來食蝗殆盡麥  
不為災黃河泛溢西自長垣經曹州鉅野浸沒四  
百餘里當道建議欲挑故道上自夾黃河下至魚  
臺計用工四十萬公建言以為嘉祥境內英山之  
側漚山之陽有壩堰不閉其水流東注未常為害  
已七十年矣今若依前不閉此堰殺其下流塞其  
上決漸可消患衆從其議役得不興水亦不害每  
政暇卽詣講文亭習書史其創譙樓修廨宇功尤  
足多者去任民為立碑

明

龍駿江西萬載人由舉人天順間知金鄉廉明仁  
恕吏不敢欺蝗不為災百姓歌曰蝗虫不入金鄉  
境盡向他州縣裏飛後行取民立石頌德  
盛德汝州人由進士成化間知金鄉廉明才幹吏

民畏服壇社舖亭縣治學宮創置功多後行取卒  
於途民哀思之祀名宦

高魁新鄭人由舉人正德間知金鄉清苦愛民布  
袍糲食一如寒士每匹馬巡郊外坐樹下召村中  
父老課農桑如家人父子然每旱禱霖雨隨降政  
教兼舉威惠並行陞工部主事民塑像祀之名宦  
祠

宋鼎陝西鄜州人由監生令金鄉強毅不撓恩威  
並濟公私敬憚事治民安祀名宦

唐鵬河間府獻縣人由監生任主簿嚴毅方正果

敢有為弘治十四年修建城隍甫月餘工完高厚  
深廣迄正德六年流賊約萬餘經城下而不敢犯  
舉邑賴以保全士民追頌其功祀名宦

諸祖浙江山陰人由舉人嘉靖間為教諭博學能  
文每羣士子課業親為改授一時文風頗有興起  
士子至今思之陞岳陽知縣卒於官

楊春江西崇仁人成化間以鄉貢任邑主簿居官  
清慎有節概值歲大侵民饑已報聞當事矣而賑  
檄未下春謂令曰如必俟檄下而後賑則饑民旦  
暮死耳可先發賑之即有罪春當獨任令如春言

逮檄至應賑倉穀少當事果欲罪之春怡然拂衣  
民皆匍匐保留春曰民情如此吾安用官為吾以  
金鄉為桐鄉矣因家焉遂世為金鄉人

楊守道廣東潮陽人任教諭溫和謹飭與士子處  
由由然洽也置學田三頃卒於官士民思之祀名  
宦

王濟美山西和順人由監生任縣丞廉幹有為振  
廢剔弊修四關道路栽樹數百餘株鑿城池民不  
知勞時河道朱公廉其才取治河工屢蒙獎薦陞  
德州判官以勞勩沒於河上上下下哀之朱公移檄

金鄉縣志

卷八

名宦

十六

入原籍鄉賢祠

石漢汝寧人由舉人廉正有才當縣治殘疲之後  
修舉廢墜開墾荒田一日有大戶張姓者夜被盜  
失銀其家僕晨訴之縣公曰從我來視盜處至其  
處目之良久曰狗奴盜是汝還誑我耶一訊無詞  
衆服其神明吏畏民懷後陞工部主事

宋鶴年高陽人由吏員任縣丞清苦有志吏治明  
熟卒於官不能歸士民哀而賻之為之具棺殮  
楊楫商丘人以進士來理金鄉金鄉疲且衝又連  
歲水患侯至節用愛人誠意懇懇見里甲輸管支



者多至破產侯身親其事止用陰陽生買辦雖按部使者往來雜沓供應而民不覺費如解倒懸然修學校新縣治築堤以防水患修城倍加高厚新女墻城樓包城北西俱以磚祠宇倉舖無不修飭視前盛君高君功尤倍焉然侯善計算設處工成而民不知雖上司亦不知也以故縉紳中多侯能而尤服其韜晦云侯推重文事暇即約諸生課業第其高下又溫溫色笑訓勉之士莫不傾心然日以錢易米薪其自處甚約接人甚謙待僚佐甚厚而執法則不可奪也余每見今之號才吏者纔經

始一事卽申請喋喋粉飾道路以要名譽且對客自誦語不停舌又初任深自謹飭及休聞一起卽培克私囊如掩耳偷鈴為可嘆笑侯六載守潔如一日而政務實效無一毫粉飾且任怨為百姓永利計以故愈久而民愈信士愈知也茲正所稱悃悃無華吏闇然而日章者云

桂有根汝陽人以進士令金鄉降顏攄赤備悉民隱斷獄若神人不敢欺平賦役黠吏微以奇贏間嘗公公立置之法自餘凜凜無敢復溷尤重督課士士乞餘靈登甲第者甚衆故邑為之謠曰前卯

寥寥後卯翹翹卽此可以知公作人之化矣公為人不見喜愠不刺候人陰慝有廢必舉有弊必剔弘獎節孝噢咻犖獨救荒恤民殫竭心力真可謂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者矣

郭增光大名人釋褐拜金鄉令公丰姿頎秀神簡湛凝時值黃河大溢蓬藿竟野公蒿目跼蹐如怵入井者招撫流移設法開墾郊野雲集公於吏胥之狙獪者初陽若不問徐乃按其奸狀一繩以法悉咋舌退徒隸卽奉呼出無敢譁雞犬者邑旣當大稔常苦辦納公緩之曰民膏吾膏也毋令若苦

令公平居語貌謙抑若不出口至剖斷論鞫雖宿儒法家不逮也甫一年調繁去民追思立祠祀之彭鯤化汝陽人以進士授金鄉令公胸羅閎肆孝友天植拜命之日公色喜曰此吾鄉元伯與巨卿雞黍地也吾不鮮作令斬不負金汝兩字已爾時黃泐並舉僉派動以百計公設法召募民不勞而功較倍流餓走四方者招致之罷其舊賦仍給犢種糞粥施藥以贍貧病書胥有夤緣為奸及侵牟帑藏者出不意嚴覈之立抵以罪聽訴犀燭片語卽折邑文運不競公築奎樓置會田多方鼓舞一

舉而獲三雋且有冠葩經者其他美政具載碑記  
特掇其大者以傳

劉廣譽商丘人筮仕金鄉值歲大歉公捐俸買牛  
給民開墾荒田仍發粒種以助其耕邑久不雨蝗  
復為患流離載道公設廠煮粥發廩給賑全活甚  
衆修學立會建坊造橋施棺捨藥起集塾路親講  
鄉約收卹煢獨民之鬻妻子者輒出銀囧贖之行  
旅不克還鄉井者輒助費周給之凡濟人利物幹  
運維風之事靡不孜孜矻矻夜以繼日而公勞至  
此棘矣一夕嘔血數升殆至委頓幸而少間即起

視事竟以反汗長臥不起傷哉若公者真可謂禦  
灾捍患以死勤事者矣一時士民如喪考妣隨控  
兩院入祀名宦祠

魏照乘滑縣人以丙辰榜來蒞緡邑公德噐淵沉  
神明宣朗御下整嚴不假色笑人以河清目之然  
操於胥而抒於民煦於饑寒疾苦而不少假於武  
斷豪右一切鈎鉅鷲擊之術屏斥不用而摘發甚  
神民賦自則壤外不費半菽一錢兩造當庭剖晰  
開諭嘻嘻然若家人父子相告語也五六年間條  
章具飭庶務聿興均徭役折囂訟哀煢獨警遊宥

置會田士奮於宮民熙於野卽潁川渤海之治何以加焉以治最留省

楊于國陽曲人以孝廉筮仕館陶調繁緡邑值妖黨煽亂驅車馳赴至期登城周覽區畫守禦防患奸宄種種精密仍率紳士氓隸徧告於神誓以死守時大中丞周公家居曉暢方畧每事虛心謁之適有遼將某從中丞君僑寓於此帶有健丁千二百餘人晝則合營團練夜則分守關廂賊覘知城中有備且習聞中丞君知兵兩過城下皆不敢近公之力也詳守城記

段可舉遼東人為金鄉縣丞崇禎末盜賊蜂起可舉素嫺韜畧嘗代管兵事勦賊有功甲申三月十六日妖賊翻天鷄託闖官安民計在賺城城已啟門一重賊鳴鳧策可舉時守南門聞聲疾馳至西門賊方擁入甕城中矣可舉急覓大炮跪祝畢抱轉其口西向燃之所當立死更擲火焚吊橋使不得入復親挽強射賊賊皆應弦而倒隨驚潰全城賴以無恙邑人至今猶感其德不衰焉

國朝

馬公遼左人名失傳順治元年任金鄉尉年方二

十餘容貌岸偉強力有智縉紳不敢以衙官目之  
敬與尹等時

國鼎新定遭歲沴饑四郊多警城外不數里徧樹賊  
壘公下車卽以捕兼任勦賊勤於訓練朝夕較射  
南城外立賞格以鼓舞衆心其排伍設陣頗得古  
兵法之遺與賊戰屢捷六月初十日城西曹家樓  
賊因官軍數勝度有驕志為詭謀誘之深入賊衆  
我寡遽被重圍公旣突出輒曰士傷將之耻也更  
不忍衆死獨生於是躍馬復入圍中大呼殺賊如  
是者三旣而一梟賊持大刀相向公關弓射賊中

裹甲矢不能入賊還刀刺之公滾鞍而避幸不及  
健兒從公者卒刺殺賊欲扶公上馬公曰吾胆裂  
矣不復能上馬賊且擁至其能免乎可速殺我毋  
使膏賊办健兒不忍公自拔刀斷吭而死先是勦  
賊時有邑人王運昇者字一復豪邁果敢以鄉勇  
協力從勦徃徃登先奮殺一日遇賊於城北之會  
民集騎蹶被擒罵賊不屈賊怒以戈叢刺之死卽  
尸骸亦漫漶矣士民至今哀之